

第 11 章 主课文译文

全球化进程在放缓吗？

全球化的领先国

近年来，全球一体化的指标增长引人瞩目。国际旅行和旅游者增加，现平均每天达到近 300 万人，而 1980 年每天仅为 100 万人。联合国贸发会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1995 至 1999 年期间跨国流动的长期和短期投资总额增长了一倍多，与此同时，1999 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27%，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8650 亿美元。由于国际电话费下降和跨国活动水平的提高，国际交换台电话业务在 2000 年首次突破 1000 亿分钟。（由于）上网人数估计已超过 2.5 亿，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在更遥远的地方比以往有着更多的机会直接交流。

除有助于通信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其他方面也促进了全球化。一些国家害怕互联网是美国推动其文化霸权的引擎。还有一些国家把互联网视为创建全球文化社区的催化剂，从摩洛哥体育运动的狂热者对他们最喜爱的加拿大冰球队的支持活动到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们发动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示威活动都说明这一看法。互联网也是一种向全球人民传播意识形态的前所未有的方式，不论是塞尔维亚亲民主的激进分子将不同政见的无线电广播转移到可覆盖全世界的万维网上，还是车臣的叛逆者维护他们自己的网上新闻服务都反映了这一点。

信息技术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是很难衡量的，但是它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是可以衡量的。信息技术使国与国之间持续进行深层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没有任何领域比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更为突出了，这一市场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世界上每天有 1.5 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动。就美国而言，仅债券和股票的跨国流动就比 1970 年增加了 54 倍，这种流动在日本增加了 55 倍，在德国增加了 60 倍。

乍一看来，这些趋势证实目前的普遍看法，这一看法正如 Citicorp 前主席 Walter Wriston 所说：全球化正迅速地创立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把各国捆绑在一个以光之速迅猛发展的电子市场中。然而，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全球一体化的发展速度现在似乎并不比前几年快，甚至更慢了。

为什么技术一体化指标，如：互联网主机数量，上网用户和安全服务器呈指数级增长，而全球化进程却变缓了呢？来自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数据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缓慢到爬行的程度了。被调查的 50 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下跌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放缓有重大影响，罪魁祸首是 90 年代后期波及整个东亚，拉美，和俄罗斯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有价证券的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缓解了这些下滑的趋势，且自 1999 年来，世界贸易额已经反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形势即技术全球化在持续快速发展，而经济全球化却放缓了。

一些国家从事一体化要比另一些国家积极。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是那小国，开放使他们得到在国内得不到的产品、服务和资本。在某些国家，地理位置在持续进行着的市场一体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荷兰因位于莱茵河上游而受益，此地理位置所集中的国家与荷兰的

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三。其他例子，如瑞典和瑞士，其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和高素质的工人使他们的跨国公司能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跨国公司竞争。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有助于小国全球化，例如奥地利受益于大量的旅行和旅游，而爱尔兰的一体化受益于大量旅居海外的人们向国内的汇款。

作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小小的新加坡引人瞩目。这个国家在人际间的跨国联系方面，每年人均打出国际长途电话约 390 分钟，远高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新加坡还拥有一批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国际旅行者，相当于其本国人口的三倍。然而，美国拥有的国际旅行者和旅游者仅是这一水平的六分之一，且美国每年人均打出的国际长途电话的时间不及新加坡的四分之一。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一直竭力维持高水平的贸易、外国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等活动，以保持其全球化的领先地位。这部分归咎于亚洲流感，因为金融危机破坏了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表现。然而新加坡在国有工业私有化方面进展缓慢，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未获批准以及对互联网发展的严格控制都减缓了它和别国的一体化进程。

另一个全球化指数名列前茅的国家是荷兰，但该国家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在短短的几年里，荷兰在国外大量投资的同时，其他外国也参与了荷兰的经济建设，参与的程度是别国不敢想的也做不到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了某些规定并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此后，外国投资在 GDP 中所占比重从 1995 年的 8% 上升到 1998 年的 19% 以上。同样，有价证券投资所占比重在同期从仅占 5% 上升到 30% 以上，是世界上的最高水平；这一水平是法国和德国的两倍以上，是英国的六倍（比英国多五倍）。

由于有瑞典和芬兰这样的国家借助发展互联网受益于一体化，使当前全球化排名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在未来几年中，因为有些国家能更好地受益于全球通信技术或者在改革方面更大胆吸引外资，且他们和邻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新加坡可能会失去其领先地位。

尽管少数几个全球化领先国家有更加开放的迹象，许多其他国家的一体化仍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且无近期改变的征兆，因此，有理由相信那些排名前列的国家会在一体化进程中跑得越来越快，把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边。

在向新的全球经济过度中，世界各国参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现在变得更像数字深渊了。就许多有关的指标而言，从互联网用户的分布到互联网主机的数目，绝大多数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工业化（发达）国家。

但在工业化国家中存在另外一种数字鸿沟。在美国互联网已十分普及和深入，邻国加拿大紧随其后。截止到 1998 年（即完成被调查的所有国家数据的最后一年），这两个国家 25% 以上的人口接入了互联网。据最近的估计，这一数字高达 40% 以上。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加在用于电子商务的安全服务器方面处于于全世界领先地位，这表明他们的互联网开发得完善，有效地促进了个人通信和电子商务活动。

除美加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列为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最多的国家。1998 年 39% 的瑞典人上网，在最近的调查中，这一数字上升到 44%。芬兰和挪威在拥有互联网主机方面领先，

每个国家平均每 1000 位居民中有 70 多个服务器直接与万维网相联。

的确，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地区可以证明全球一体化能够改变一个地区面貌，那么这个地区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在那里，瑞典、芬兰和挪威在进一步开放国门吸引外贸和外资的同时，把专长的传统工程和制造业都改造成使用信息技术。

斯堪的纳维亚的技术起飞并不出人意料。在上个世纪，瑞典是最先实现充分发挥电话潜力的国家之一。电话为人口分散的地方提供了一种缩小距离的手段。三十年前，瑞典的主要技术公司爱立信就是移动电话的先驱之一。在近十年中瑞典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方面遥遥领先。斯德哥尔摩市有 60% 的人口上网，可能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城市。

同样，邻国芬兰也说明了这场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技术革命的可能性。1995 年，芬兰在提供互联网接入方面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使芬兰公司能通过对他们的出口市场和劳动力的多样化来应对竞争压力。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芬兰四分之一以上的出口都是到欧洲以外的国家，而 1990 年还不到五分之一。现在芬兰三十家最大的公司有近一半的雇员在海外工作，而 1983 年仅为 15%。虽然后来其他国家在互联网的普及和深入程度上领先，但是由于芬兰提高了贸易和投资的水平使其全球化指数跃居世界第五位，远远高于其几年前的排名。另一个成功的标志是芬兰的全球通信巨人——诺基亚公司的资本市场总值现高于其本国的 GDP。

瑞典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够在他们传统而庞杂的管理和税收体制下扶植快速移动技术发展的这一事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矛盾，使人对高度控制有碍全球化这种传统看法产生了困惑。但是那些高度控制并且技术又没能起飞的国家情况又如何呢？仅看看欧洲大陆就会发现不利于一体化商务环境的负面影响。的确，欧洲的大多数国家由于互联网发展成绩不佳，拖了后腿，在前二十名全球化国家中排名最后。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担忧，尤其是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方面的差距的担忧，引发了一场关于全球数字鸿沟的世界范围的大辩论。与其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如说这种差距在此刻反映了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两个地区同站在巨大数字鸿沟的一边，把世界其他国家抛在另一边（后边）。

如果要越过这个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要做大的跨越。然而，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有限资源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马来西亚所做的不当选择就是一个例子。马来西亚为吸引外资和发展高科技能力，花费了 36 亿多美元用于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然而，70% 以上的国立小学缺少计算机设备，几乎 10% 的学校没有基本的水电供应，其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没有获得智力资本的足够支持。

其他国家也只有有在基础设施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能发展互联网。在智利，一个最繁荣的新兴市场，57% 的固定电话用户和 58% 的移动电话用户都集中在首都，而全国大部分其他地区没有接入互联网。在非洲，落后的通信使这个大陆的许多地方无法使用万维网。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还没有直线连通互联网；许多非洲国家上网人数不超过数百人。

比其他更平等（全球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小）

反对全球化的批评家们经常宣称全球化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个观点虽简单明了，但却忽视了

许多其他重要因素。与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相比较，一个国家收入差距大小或许更多地与其历史、经济发展水平、价格和工资调控、社会福利和教育政策有关。

此外，事实证明收入差距与全球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与全球化指数排名较后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阿根廷）相比较，高度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以色列、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有些国家例外，如马来西亚全球化程度高于波兰但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却不如波兰。但对于多数国家包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总的模式是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收入的平等呈度也越高。

这些调研结果会重新引发争论，一些国家的贫穷和不平等究竟是由全球化造成的，还是由本国全球化程度不高而造成的？此外，要纠正全球的贫富差异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许多国家收入分配模式扭曲，包括巴西和尼日利亚，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点说明了使众多人口脱贫的困难。

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国际长途电话和互联网服务器这几项指标，如果各项单独考虑的话，那么每项的统计数字虽不充分，但仍是全球一体化的准确衡量标准。正如 CT 扫描可以在二维人体结构影像的基础上得到人体的三维影像一样，A.T.Kearney 的 *Foreign Policy* 杂志上刊登的全球化指数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对全球一体化的纵观。

当然，以逐个国家为基础来衡量全球化是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因为即使是最不情愿一体化的国家也被新问题牵扯进来，无法抗拒。如：全球气温变暖、传染病的转播、跨国犯罪问题。此外，还有全球化最重要的方面，即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是不能被简单地量化的。诸如此类的挑战说明需要对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因素进行更密切更细致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用于衡量全球一体化的方法则更不在话下。